

公共同在与群体团结的规约

——贵州乡村基督教堂仪式及其社会功能初探

伍 娟 陈昌文

提 要：教堂是引领基督徒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场域。教堂引领的宗教生活主要通过各种基督教仪式表现出来，通过对乡村基督教堂仪式的考察发现，教堂仪式在建立神圣关系的同时，亦满足了传统乡土群体团结整合的需求。乡村教堂仪式，融合了传统关系的经营与宗教互动的意向，增加了基督徒村民的团结感，增强了他们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和心理能量，使得他们以某种程度的群体稳定性适应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我们对乡村教堂的礼拜、圣餐、婚礼、葬礼、融合性仪式进行分析，来观察这些教堂仪式在维系信徒“与神同在”的同时，又是如何发挥其乡村团结的社会功能的。

伍娟，宗教学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陈昌文，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仪式 群体团结 同在

教堂在《圣经》中称为“神的殿”，它是基督徒们祷告、祭祀的重要场域。“神的殿”最初指雅各所枕的石头，也代表着上帝与信徒之间赏赐与奉献的约定。同时，“神的殿”也为信徒们提供了分享神圣经验的空间，《诗歌》提到：“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诗 55：14）^①各种教会仪式在这里进行，教堂对基督徒而言是实现神圣共享的地方。

教堂仪式是乡村基督徒宗教生活的主要内容：有的是教堂内小规模聚会仪式，三五个人即可进行，比如查经；有的是公共性的宗教分享，需要遵循宗教敬拜的模式与程序，比如礼拜；还有很多仪式指向人生问题，婚礼、葬礼，诸如此类；有的则满足信徒个体神圣性的需求，包括圣餐和个体形式的祷告。

教堂仪式，满足了乡村基督徒神圣化的渴望，建立信徒与神最直接的联结——“同在”。《圣经》中，“同在”指上帝给予信徒的陪伴、护佑，《创世记》28：15：“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同在感延伸到世俗的层面，拉近着信徒

之间的距离，完成着群体团结的社会功能。我们对乡村基督教堂的几个重要仪式：婚礼、葬礼、礼拜和圣餐进行分析，来观察教堂仪式在维系乡村基督徒“与神同在”的同时，又是如何发挥强化信徒群体整合团结的社会功能的。我们以贵州 NG 教堂的教堂仪式为例。

礼拜：集体欢腾中的群体团结

《圣经》指出，通过礼拜，信徒可以洗除自己的“罪”。《希伯来书》10：2：“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可以说，礼拜是信徒赎罪的最常规仪式。礼拜的内容主要包括唱赞美诗、解说《圣经》、信徒见证。步骤如下：

14：00 唱赞美诗

14：10 全体信徒祷告

14：15 唱赞美诗

14：25 同工带领大家念诵十戒

14：30 传道人或者长老解说《圣经》

（如果见证，《圣经》讲解至 16：00，见证至 16：30，如无见证，《圣经》讲解至 16：30）

16：30 唱赞美诗

16: 40 全体信徒祷告

16: 45 礼拜结束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到: 宗教观念是在集体欢腾中完成的^②。客观上, 宗教的集体欢腾也可以造成强大的群体团结。礼拜以各种方式表现这种神与人的同在与整合。仪式上, 信徒们听道并理解圣经; 忏悔, 希望得到谅解; 做见证, 将信仰中的美好与其他人分享, 表达感激。他们倾诉、忏悔、感激的对象, 都是“神”, 他们一次次经历着“与神同在”的充实感。

礼拜是信徒进行日常赎罪的主要方式之一。当然, 仅仅是礼拜上的敬拜, 对于乡村基督徒是远远不够的, 除此之外, 礼拜还与乡村传承的人际互动融合起来, 乡村的传统安慰契入了宗教仪式中, 给予信徒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关照。礼拜当天, 大家早早到来, 先到教堂的聚会小屋处坐坐。礼拜结束, 大家又聚在一起。有的商议教会活动的明细, 有的聊摆家常, 有的作为小憩的地方。信徒们互相问好、交流菜肴制作、交流治疗疾病的民间土方、互赠礼物、谈一下收成、彼此鼓励要充满勇气和坚强地面对病痛。在教堂礼拜的热闹中, 宗教结成的信众关系与世俗的乡邻关系重叠起来了, 生动的展示了乡村生活的情感、温暖与关爱。庄严的教堂礼拜延伸的聚会生活, 发挥着疏导情感、表达祝福、缓解紧张的功能。

教堂礼拜及附属的聚会生活互为体, 它使得业已习惯血缘地缘整合的基督徒村民, 以宗教关系为平台, 延伸了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 扩展了村落交往, 形成更强的群体凝聚, 一起面对村落和生命的变迁。正如一位教会负责人说道: “信徒们都像小孩子一样, 需要耐心去引导。教堂应该成为信徒们的家, 让他们来的时候感觉热烘烘的, 很温暖。”正是这样的群体温暖和关怀吸引了信徒一次次走向礼拜的方向, 造就了宗教关系与熟人社会交融的群体团结。

圣餐: 神圣化下的同感经验

NG 教堂的圣餐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进行。圣餐让人印象深刻, 信徒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教堂被挤满了。大多数信徒一家穿戴整齐前来, 也有祖孙三代前来的情景。圣餐仪式对于基

督徒而言是如此重要, 因为圣餐仪式——吃象征耶稣身体的饼、喝象征基督鲜血的葡萄汁——能够清洗他们身体里的“罪恶”。就算一些不参加或者很少参加礼拜的信徒, 也要争取参加圣餐仪式。

圣餐仪式分为两个部分进行: 分饼、分葡萄汁:

第一阶段: 分饼仪式

步骤一: 长老读《圣经》中圣餐仪式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11: 20 至本章结束

步骤二: 唱赞美诗 168、165

步骤三: 长老手举象征耶稣身体的饼, 念祷告词, 众信徒跪下祷告

步骤四: 由同工分饼给众信徒, 信徒唱赞美诗

步骤五: 信徒手握饼, 跪下, 各自祷告

步骤六: 长老说祷告词并带领众信徒食饼

第二阶段: 分葡萄汁仪式:

步骤一: 长老抬举装满了象征耶稣宝血的葡萄汁的瓶子, 说祷告词

步骤二: 同工分装葡萄汁并分发给信徒, 众信徒唱赞美诗

步骤三: 信徒手握杯子, 跪下, 各自祷告

步骤四: 长老说祷告词, 并带领众信徒饮下

步骤五: 信徒排队到奉献箱奉献

整个圣餐仪式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是关于圣餐的赞美诗营造了仪式氛围; 然后, 长老通过祷告, 请求神灵依附在饼和葡萄汁上, 饼和葡萄汁得到神圣化; 最后, 信徒通过口腔使得神灵进入自己的身体; 结果, 信徒与神同在、洗净罪恶。

仪式中, 信徒们一边哽咽地吃着饼, 一边闭着眼睛祷告着。祷告的内容大多为“神赦免我的罪”。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喝完象征耶稣鲜血的葡萄汁。当问及信徒哭泣的原因, 信徒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饼和葡萄汁象征基督的身体, 当进入身体的时候, 真切的感受到与主的同在, 因此感动; 也因为耶稣进入自己的身体, 洗净了身体的罪恶, 充满感激、喜极而泣。

圣餐通过口腔使得神圣化的饼和葡萄汁进入身体。信徒感受到与神的同在, 感到可以彻底洗净自己的“罪”。这样的宗教分享, 是以最为直接和感同身受的方式巩固信徒与神的关系, 造成

信徒们的感动、喜极而泣。仪式的过程渲染了整个圣餐，形成强烈的群体感染，加深了信徒的同感经验。

同时，教堂的圣餐仪式还维持着“罪”与“纯洁”的界限，达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群体划分功能。因为罪感是基督徒群体区别于非基督群体的重要标志之一，圣餐仪式以罪感的洗涤为界限，造就了基督徒的圣洁而进入神圣。圣洁和神圣的获得疏导了他们关于罪的负担。正如伊利亚德所说：“神圣建构了世界，设定了它的疆界，并确定了它的秩序。”^③这种关于“赦罪”的秩序感，关于“罪”理解的同感，增加了信徒村民之间的理解和认同、促进了他们彼此的团结与整合。

婚礼：姻亲联结与宗教关系的重叠

教堂婚礼同样彰显了基督徒村民的群体团结。我们所考察的乡村基督教堂婚礼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长老的婚礼见证与群体祷告仪式。

第一场域：婚礼见证

凌晨 新郎到新娘家接新娘

9：00 新郎、新娘到教堂，由长老为新人证婚：以两杯糖水作为立约标记，两人各自喝下半杯，剩下的兑在一起，表示两人合二为一，在一起生活，不能分开，丈夫与妻子互相知晓、互相顺服。长老问两位新人“你们是否相亲相爱，无论贫穷、富贵都爱吗？”新人回答：“是。”各自喝下一半兑好的糖水，并互换结婚戒指。同时，本教会及其他教会道贺的信徒到教堂观礼

第二场域：祷告仪式

13：00—16：50 聚会

16：50—17：00 长老祷告祝福新人

17：00—17：10 全体祷告，聚会结束

17：10—18：00 吃晚饭

18：00 道贺信徒离开，整个婚礼结束

婚礼是神圣的，教堂部分的婚礼仪式强化了作为日常事项的婚礼的神圣性。两位新人在上帝面前许下承诺，接受上帝的监督，婚姻不仅与当事人关联，还与上帝联系起来了。通过婚礼仪式，新郎新娘以新家庭的主人身份融入基督教组织中，他们获得了作为成人的身份认同，担当起了一个基督徒关于家庭的种种责权。

整个婚礼仪式中，教会信徒们也相伴左右，他们非常乐意参加基督徒的教堂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蒙福的事情，《启示录》19：9：“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信徒们见证了婚礼仪式的合法性、神圣性，同时，他们也获得神圣性的感染与提升。热闹的基督教婚礼符合《圣经》教义中关于祝福婚礼者有福的行为导向，也契合了传统婚礼热闹、喜庆的习俗特点。婚礼场域的聚会，再次强化了基督徒村民之间的联系，这种团结建立于宗教的基础之上，以世俗的整合为结果。

如果结婚双方均为基督徒，那么婚礼的群体团结特征更为突出。《圣经》就倡导基督徒之间的姻亲结合，《哥林多前书》7：39：“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乡村基督徒之间的姻亲结合，使得姻亲关系与宗教联系重叠。宗教关系联姻化，宗教再造的熟人关系家族化，强化了趋于瓦解的乡村群体的连接。

乡村基督徒的教堂婚礼既是宗教规约，也是社会需求，表达了基督徒的村民，对传统婚礼仪式的遵从、对宗教婚礼神圣性的渴望。而基督徒之间的婚礼则饱含了他们关于守望相助、姻亲联合、家族性团结的群体整合向往。

葬礼：集体经营下的告别

乡村基督徒都有“灵”的观念，相信人死后不会就此结束，相信只要虔诚的信仰，死后就能进入到“天国”，能和“神”在一起。信徒们称人去世为“送新妇（指媳妇）”，而上帝就是新郎”。这种死亡的观念缓解着信徒村民关于死亡的恐惧和紧张。葬礼上节录的祷告词便可一窥：

开路的开路，不知路的指路。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引着，就能回天家。有迷路的、不知路的，向世人宣布。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修了一座又长、又宽、又高的桥梁，引伸的路，通天家。信到基督路，免得迷途苦。

从这段祷告词可以看出，死并非可怕的事，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是进入天堂的生活。这种

面对死亡的教育,对于很多乡村信徒,特别是五十岁以上的信徒非常重要。他们认为死亡并没有导致自己与教会、与信徒、与亲人的分离,死亡是把自己转入另一种与他者的联系状态。

就葬礼而言,基督徒村民与其他村民一样,有着“希望有一个像样、体面的葬礼”,希望能够“热热闹闹走完最后一程”的想法,很多乡村基督教会尽力为信徒操办热闹而体面的葬礼,因此葬礼总是热闹甚至带有欢腾气氛的。NG教会采用了“凑份子”的方式,帮助去世信徒操办葬礼。“凑份子”即教会内每位信徒交纳10元,由教会搜集后统一保管。“凑份子”的钱作为葬礼上信徒们的伙食费。“凑份子”的目的是为了不增加操办丧事的信徒的经济负担。当教会内某位信徒去世,信徒们就会动用“凑份子”的钱,为他守夜、祷告、操办葬礼事宜。

乡村教会关于葬礼的帮助,解决了葬礼上的用度,满足了信徒,特别是一些贫困信徒村民期待一个“体面”、“热闹”葬礼的夙愿。这种教堂的集体祷告,缓解着信徒死亡的恐惧,因为对他而言,是在集体性的面对葬礼、面对死亡,而不是独自一人。

融合性仪式:融合中的团结

融合性仪式是基督教运用于本土经验的方法,是基督徒在宗教与传统之间选择的中间路径,表达了他们与乡土社会密不可分的联系。融合性仪式的一种方式则是将一些基督教圣日与特殊的或者传统的节日结合起来,进行祷告仪式。以NG教会2008年纪念圣灵降临为例,就将圣灵降临与庆祝奥运会举办融合起来进行:“纪念圣灵降临应该在六月进行的,不过六月刚好农忙,考虑到八月要举办奥运会,而且八月份信徒农闲又能召集起来,我们觉得是不是把纪念圣灵降临办为一个庆祝奥运会的祈福仪式。在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后,我们在教堂于八月一日至三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祈福。”

乡村基督堂的融合性仪式,吸纳了传统与信仰的精神,满足神圣需求的同时,也强化着自己对传统与本土性的热爱。从群体团结来看,融合性仪式是一种融合中的团结。因为乡村基督徒不仅需要信徒之间的神圣同在与群体团结,他们也

需要融入村落生活与一般村民保持关系与认同,保持对本土文化、生活习惯的一致性。毕竟他们植根于乡村社会,与乡土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结。

小 结

乡村基督教堂的各种仪式围绕着神圣同在的主题展开。礼拜、圣餐的集体仪式,强调“罪”的洗涤,表达信徒关于圣洁的向往,一种内心的秩序感,这是群体团结的基础。针对各种事件的仪式:婚礼、葬礼、融合性仪式,表现的群体团结则以基督教仁爱、忍耐、和平、节制的人际经营规约为基础,并契入了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守望相助、与人为善、容忍的人际交往导向。传统的群体团结观念融入乡村基督教堂仪式中,给予基督徒村民本土化的照顾。正如《神圣空间与公共秩序的规约》所说:“教堂式的宗教生活拓展并规约了身兼基督徒与村民二元身份的群体生活及其秩序,促进了跨越空间、血缘关系村民的连接……(教堂)构建了二元身份群体的第二个社区,成为影响信教群体公共交流的主体平台。”^①

当以血缘、地缘为整合基础的乡村群体团结日益衰微,教堂为平台构建的“同在”感,已经成为基督徒村民们维系、延续、扩大传统乡土整合的主要公共空间。乡村基督教堂中,所进行的无论是婚礼、葬礼,还是充满“赎罪”与神圣化渴望的圣餐、礼拜,以直观、热闹的方式,传递、复制并强化着基督徒村民集体性的同在场感,增强他们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和心理能量,使他们以某种程度的群体稳定性适应着乡村社会的变迁,回归并维系着他们业已习惯的乡邻团结感,恢复着他们的乡土本能。

(责任编辑:若火)

① 本文所引述的《圣经》原文均来自《圣经》(和合本),2003年。

② 见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原文为:“宗教的观念似乎正是诞生于这种欢腾的社会环境,诞生于这种欢腾本身。”

③ 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7页。

④ 伍娟、陈昌文:《神圣空间与公共秩序的规约——安顺乡村基督教堂空间布局及社会功能初探》,《中国宗教》2010年第5期。